

当代中国
少男少女丛书

当代中国
少男少女丛书



你好， 星期六

小说卷 **下**

主编 李保初 刘辉 周靖

当代中国
少男少女丛书

当代中国
少男少女丛书

7
2

I247.7
599/2

你好，

小说卷·下

星期六

主编 李保初 刘靖

选编 何力新 周双吉
任宁 苏茹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京)新登字 061 号

●当代中国少男少女丛书
你好,星期六(小说卷下)

主 编	李保初 刘 辉 周 靖
选 编	何力新 周双吉 任 宁 苏 茹
责任编辑	张 雁 赵学贤
技术设计	徐 毅 刘淑民
出版发行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 30 号 邮政编码 100081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印 刷	保定塑料总厂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10.5 插页:2
印 数	1—10000 册 字 数:230 千字
版 次	1993 年 5 月第一版 1993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026-521-8/1·2
定 价	6.50 元

总序：唱给花季的歌

李保初

当灿烂的朝阳爬上山头升入高空刚刚俯临大千世界的时候，当蔚蓝的海水重重叠叠前拥后推初次亲吻海岸的时候，当嫩绿的芽儿欣喜喜冒出地面惊奇地打量眼前的景象的时候，当美丽的幼鹿离开母亲顾盼自如第一次在水边欣赏自己的倩影的时候，她们是多么快乐多么充实多么矜持多么自豪啊！别人怎么惊诧、怎么审视、怎么品评、怎么挑剔，她们——这些拥有未来的朝阳、海水、芽儿、幼鹿是不大在意的，也无暇顾及，她们只想发展自我完善自我表现自我歌赞自我。因为她们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所以，也就必然是在发展世界完善世界，表现与歌赞美好的世界与世界的美好。

少男少女，处在如花似玉的年龄，朝气蓬勃的年龄，激情澎湃的年

时，特意恩宠的年龄，他们可以自豪地宣告：我们就是初升的太阳，我们就是蔚蓝色的海水，我们就是正旺的嫩芽，我们就是可爱的小鹿。我们渴望，我们热爱，我们活泼，我们炫耀，我们富有，我们骄傲——为天空骄傲，为大地骄傲，为祖国骄傲，为亲友们骄傲，为大写的我们的未来与前程骄傲！

十六岁花季，是幻想的季节，是浪漫的季节。当生理变化悄悄地亲切地提醒他们已跨入花季的门槛，当心灵和眼睛似有意而又无意地洞开另一扇情感的窗户，当阅读和渴慕把他们牵引到知识海洋的沙滩，这时，他们聪明地意识到并珍惜地把捉到了这些变化。他们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和价值取向，展开幻想的翅膀，设计美好的未来，树立崇高而又切实的标杆，选择最佳的攀越径路，开始了辉煌的人生，开始了辉煌人生的起步。

十六岁花季，是播种的季节，是收获的季节。少男少女们，哼着鲜艳的歌曲，合着曼妙的舞步，播种理想，播种创造，播种友谊，播种恋情，播种文学——确切地说是播种这一切的种子。从播种到收获，有着不同的周期，总体说来，花季是播多收少——春华秋实嘛！但同样有收获：我们在学习的打谷场上收获知识，在青春的旅途上收获阅历，在纯情的交往中收获友情或恋情，在人生的大课堂里收获经验的果实，在文学的园地里收获清新而又未免青涩的作品！

十六岁花季，是开放的季节，又是谨慎的季节。开放中带着谨慎，大胆中流露羞涩，展现中带着怯意，跨越中略有踌躇。这从将心爱的日记深锁在抽屉里反映出来，从感情的心扉连妈妈也不许叩启反映出来，从一听到朦胧地恋念着问朋友的名字就脸红反映出来，从递一个纸条约一次谈心总要避开别人找个借口反映出来，从在大庭广众中谈话难免手足无措反映出来。这不正常的正常，这不幼稚的幼稚，才是你们——花季主人的特征，才是花季应有的情味，必然的印记，独特的芳馨。

十六岁花季，是尝试的季节，是拔节的季节。一切都是那么艳丽而

有诱惑力，一切都带着光环而又有挑战意味，所以少男少女们要勇敢地跑上前去，要亲历多种多样的尝试：科学上的“猜想”要尝试，别样感情的体验要尝试，前人划出的禁区与畏途也要尝试。尝试本身就是参与，尝试本身就是创造，尝试本身就是乐趣，尝试本身就是对辛劳的报偿。在尝试中，可以听到拔节的声音，在尝试中可以感到自强的份量，在尝试中可以觉出身体的增高和加重。尝试和发展是花季常年不断的信风，也是花季村寨上猎猎飘扬的札幌！

十六岁花季，是多雾的季节，是烦恼的季节。西方的文豪吟叹过“少年维特之烦恼”，东方的诗人却断言“少年不识愁滋味”。其实，辛稼轩远离花季后的说法是不具备普遍性的。花季的主人说：少年也识愁滋味。读金庸梁羽生三毛琼瑶与“邃密群科”的矛盾令人烦恼，个性的张扬与传统的规束的碰撞令人烦恼，“三点一线”的磨道与外面精彩世界的招引无法协调令人烦恼，自觉有无穷的精力与睡不醒的觉的错位也令人烦恼。总之，我们这个季节不仅有鲜花、有赞扬、有喜悦、有憧憬，有爱的朦胧与确实，有梦的甜蜜与温馨，也有荆棘，有失落，有淡淡的忧愁和挥不脱的烦恼。不需要先哲的教诲我们也知道：烦恼就是奋斗，就是矛盾，就是突破前的躁动，就是欢乐来临的代价。我们不怕烦恼，我们记下这烦恼，我们在烦恼中品味生活的另一道菜，我们在烦恼的雾围中扬帆前行。

十六岁花季，是春光短暂的季节，是让人艳羡的季节。在穿开裆裤的孩子和刚戴上红领巾的小学生眼里，这些哥哥姐姐是那么自由，那么自在，那么快乐，那么有独立性，他们对此表示无比的艳羡；在为生活奔波为家庭操劳的大人们眼里，这些不更事的少年，是那么单纯，那么幼稚，那么耽于幻想，那么无忧无虑，他们在感叹中也流露出由衷的艳羡。不仅如此，花季的主人们明天进入青年的殿堂后，在庆幸自己的成长和成熟时，也会发出艳羡的心声：“留住单纯”，“如果还是十六岁”，“初恋哪”……这些不是故做的喟叹，而有着深挚的真诚。这可以视为青年

对少年的艳羨，十九岁对十六岁的艳羨，夏天对春天的艳羨。

十六岁花季，是诗歌的季节，是文学的季节。少男少女用不太熟悉的文字，不太复杂的颜料，不太嘹亮的歌喉，真实地动情地记下自己的生活与情怀。这就是清纯而又稚嫩文学，是充满生命力的旺盛的文学，是文学苗圃里的骨突突的蓓蕾。这个季节，从本来意义上说，天然就是属于文学的，诗歌的，季节本身就是文学与诗歌。稚嫩是她的特色，既显示她的缺欠，也包含她的骄傲。又因为光阴难再，体验难再，这些作品具有了特殊的意义，是成熟季节的“追忆”难以替代的。不错，这里有的是崭露头角的神童，却没有下笔如神的文豪。但可以断言，21世纪的“屈原”、“李白”、“曹雪芹”、“鲁迅”，正从这里走出，正向文学的高峰走来！

我们企盼，我们祝福，我们等待！

我们正迎接这豪迈的壮阔的咋咋的走来！

1993年4月30日

于北京学院路

卷首语

有一支歌在我们心中回荡已久，有一种情在我们的梦境里缠绵又缠绵，有一棵树在我们心之原野上疯长，有一种感觉早已令我们无法摆脱，有一缕黑发在我们眼前久久飘扬，有一抹微笑只有16岁才令人难忘。16岁的青春痘、16岁的神话、16岁的身躯、16岁的橄榄枝，构成我们16岁的风采。16岁，我们在星期六的舞场外徘徊又徘徊，16岁的忧伤是我们切肤的疼痛。生于1977年，意味着我们刚刚16岁，意味着我们拥有一切：阳光、激情、空气、水和呼吸。16岁意味着我们将得到很多或失去很多，16岁的航标将永远指向青春。

目 录

●冰心先生为本丛书题词

●总 序：唱给花季的歌 李保初

●卷首语

(1)	早春	陈士娟
(10)	麦地少年	伊 佚
(16)	春天的祈祷	桑自立
(27)	迷人的雨季	曹 轶
(34)	给青春	申 晴
(56)	雨后的虹	杨江萍
(66)	滚落的咖啡豆	王 珏
(73)	金色的浪花	林 成
(77)	夏天的故事	史霜红
(84)	成熟,你走来	卢 湘
(91)	雨季小巷	李 东

(98)	初夏的迷茫	桑自立
	——给一陌生女孩	
(105)	萦绕在山谷里的歌	邵光辉
(121)	你和我的雨季	申 曚
(142)	七色光	卢 湘
(150)	那一片叶	孙桂林
(156)	如水的月光	王慧萍
(162)	粉红色的梦	李霜青
(167)	天空是淡淡的蓝色	汪 静
(175)	一夜秋星	章纯卉
(183)	秋末,街头	张 腾
(186)	她的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	何 晖
(197)	走出小巷	孙桂林
(202)	照像风波	张永花
(207)	“男儿”无泪	戴莉莉
(215)	乐极生悲	钱亚英
(218)	我们对太阳说	何加学
(222)	红舞鞋	张燕燕
(226)	准胡闹	刘慧军
(233)	又起风了	刘艳晓
(235)	有一轮太阳	啸 鹰
(247)	当苹果花开的时候	赵伟杰
(250)	我的悔恨	李雅莉
(253)	冬日的等待	李伟燕
(259)	爆炸新闻	肖念涛
(267)	丑孩·白鸽	王 琦
(273)	“男子汉”的眼泪	金 松

(276)	哭泣女孩	程冰雪
(280)	问黄昏	陈梦林
(285)	有片荫凉地	杨占喜
(288)	山女	向往
(291)	小河,缓缓地流.....	王华英
(295)	山道弯弯	熊振鸿
(299)	黑亚山之子	史修辉
(307)	写给狗老汉	周立民
(313)	“理想号”	吴毅
●	后记.....	李保初等

早 春

●陈士娟

这本来可以是一个十分逍遥自在的周末，当我脱了鞋子倚在床上读“三毛”的时候，薛傲叩响了宿舍门。

他今天显得格外精神：一身颜色极浅的西装熨得分外笔挺。

他扶了一下鼻梁上的近视镜，微笑了一下。

“打扰你了，不好意思。”

“哪里话。”我一边回避着那偶尔擦肩而过的异样目光，一边说着连自己也不清楚何时从何地学来的客套话。真奇怪，又是这个薛傲，无缘无故他竟跑到女生宿舍来找我？

“晚间我们‘狂野’诗社举行一个小小的聚会，不知你肯不肯光临？”如此老成、持重的气质真让我不敢相信是属于这个“初出茅庐的”高中二年级学生。一时间，我竟很慌乱。本来是平静的生活并且一周只有这样一个属于自己的日子，我不想打乱更不想丢弃。

“怎么，没时间？”他似乎看出了我的踌躇，显出很不安的样子。

“噢，不是的。我只觉得我读高一，水平浅显……”我搪塞着。说真的，我真不忍心拒绝他，他曾经帮过我的忙，起码我觉得还欠他的情。

“你别担心，依你的水平，是绝对不会逊色的……”他一脸的虔诚，镜片后的眼睛诚恳地望着我。

“好吧。”

我转身走向宿舍，从被子底下抽出梳子，理了理我的齐耳短发，又从书包里翻出钢笔插进衣袋里。

“喂，”上床探下一个长辫子脑袋：“你哥满帅嘛！”

“我哥？”我着实吃了一惊，朝着她挑了挑眉毛，眨了眨眼睛，却终于没敢解释。

当我们并肩走出宿舍大门时，我感到他的浅黄色西装和我的淡紫色毛衣在初春的阳光分外炫目。

二

这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地方。

音乐在深紫色的地板上轻轻地跳跃。七八个学生陷在沙发里各抒己见。其中，还有一位戴近视镜的女孩。气氛柔和，根本没有其社名那样的狂野味。见我们进来，谈话声立刻停止了。

“我来介绍一下，”面对那八张脸，薛傲拿出如同在鸡尾酒会上一般的风度说：“高一四班：孟翩然！”

“欢迎——”不知谁嚷了一句，掌声四起。

不知怎么，我忽然间觉得很不好意思，便腼腆地笑了笑。

“你好！”那个戴眼镜的女生满面春风的迎过来，握住我的手：“我叫林易非，高二二班的，薛傲是我们的社长。”

“社长，刚才我们正谈论席慕蓉，她素有‘台湾诗坛女旋

风’之称。她的作品已经使许许多多中学生和青年为之痴迷。有人评她的《时光九篇》为‘自由的思维，隐秘的独白’、‘纯粹的朦胧美’……”左侧沙发里的男生时不时地打着手势，兴致勃勃。

“读了席慕蓉的诗，给我最大的启迪是：珍惜青春！她那种绝对的宽容、绝对的无悔的风格别有一种魅力。我想她应该感谢那位离她远去流浪的人，是他给了她这样一首首美丽的诗……”林易非似乎深有感触，声音中带着一种震颤。

而我身旁那个男生的声音浑厚得出奇，好像有一种质感——一经碰击就有余音不绝于耳。

我也陷在沙发里，翻着手中的那本《写给幸福》，蓦地，一个用粗线勾画出的段落跃入我的眼帘：

“你也许可以说：有谁的眼睛长得像他的眼睛，有谁的嘴唇长得有点像他的嘴唇，你甚至可以从一种相似的语音里想起一些有关他的笑谈和豪情，可以从一个相似的背影里重新感觉到一些曾经存在过的欣喜与落寞；可是，你心里很清楚地知道，在这世间，‘他’只有一个，一切都是无法替代的。”

我蓦然感到一种冲动，便急忙翻到书的扉页，署名：薛傲！我惊愕地抬起头望向对面，他正进行着他的彬彬有礼的谈话：

“……的确，席慕蓉的诗与散文确实有着真挚感人的特点，使人感到青春的短暂，青春的美好，不过，这种单纯在感情世界漫步的文学给予读者的毕竟有限，难以超脱原有的迷惑。当然，这可能只是我的片面想法……”

说完，他向后倚在沙发靠背上，左手搭在沙发扶手上，唇边露出一种不成问题的笑意。

这个看去漫不经心却又显出不悄一顾的动作真令我难受：有什么傲气的？而那位林易非似乎对他的这个动作很着

迷，睁着大眼，痴痴地望着他。

轮了一圈，就差我没开口了。众目睽睽之下，我这唯一的高一生故作镇静地开口讲话了。我的目光注视着两个沙发中间相隔的空间，我担心迎面的目光，无论那是友好热诚的还是陌生冷漠的，都会使我的声音发慌发颤：

“也许是时代的特点，现在社会上各种潮流迎面而来，一种刚刚冷落，新的便接踵而至，但我们只要发挥一下自我的个性，便能够欣然走出误区……”

当我言毕望着林易非的时候，正与她的目光相撞，她的脸上裊糊着微笑，凭直觉，我感到她的目光中带着一种洞察味。当我沉淀下心情注视她的时候，她却把目光也向一方，我顺其方向望去，碰到的是薛傲那沉静而深邃的目光。

三

灯刚刚拉灭，靠门的那个梳着披肩发的女生打开了录音机。没有人反对，任那蓝色的音乐梦幻般流淌在这漆黑的夜里。

“像一阵小雨洒落我的心底

是如此神秘

我不禁抬起头望你

你早已不露痕迹……”

很缠绵很浪漫。我翻了一个身，莫名其妙地感觉有双眼睛在漆黑的夜里在梦幻般的音乐中闪闪烁烁。这种感觉使我感到羞涩而陶醉。

那是一个风雪黄昏，我独自一个提着皮箱去赶末班车。天气虽然寒冷，但渴望回家度假的心却是温暖如春的。

“孟翩然！”一辆自行车蓦地停在我面前，他高高瘦瘦地立

在那里：“去车站？”

我吓了一跳，小心翼翼地点了点头。奇怪，陌生的他怎能叫得出我的名字？

“把皮箱给我，我送你。”看他那种气势好像是在命令。

“不，不用……”没等我说完，他早已从我手中提过皮箱挂在车把上，自己跨上了车：“坐上来吧。”声音不卑不亢。

我迟疑了一下，就慌忙跑上前去坐在了自行车后座上。

懵懵怔怔地随他走进候车室。

“我叫薛傲，是高二二班的。‘狂野’诗社的。”立起的黑色的夹克领遮住了他的半个脸，近视镜片后的眼神异常沉静。

我正要张口说声“谢谢”，他却转身走开了。

在这个梦幻般的夜晚，我情不自禁地又去解那个许久以来的结：薛傲！

四

就要参加全国中学生文学社团诗歌大赛！“狂野”诗社立时群情振奋、跃跃欲试，活动室里诗稿上下纷飞。

我拜读了一份诗稿，那是林易非的大作。诗写得很饱满，似乎有一种冲动在里面。

面对诗稿，我禁不住做了一个鬼脸。找到正在忙着的易非开玩笑般地说：

“易非，写给谁的？”

她停了下来，望了我一眼。

“你真的想知道？”

“如果你愿意告诉我。”

“是写给薛傲的。”

我的心怦然一动，眼前又晃动着上个周末薛林二人那种

秘兮兮的目光。

“他很有个性而且才华出众，我可以为他写许许多多的诗，或者说我所有的诗都可以为他而写，但是，他却总是对我淡泊如水……”她的目光有些忧郁。她不漂亮，可是确有一种聪明、活泼、热诚、敏感的气质，而现在她却显得如此的落寞。她对我如此坦白，叫我很感动。

“听说，他在初中时有个女同学，很能谈得来，可是，她却患了白血病，过早地去世了……”

原来如此，那本《写给幸福》！那个画着粗线的段落！

易非踱到窗前，用异常平静的口吻说：

“我倒觉得你们也很能谈得来！”

“我？”周身的血液立刻涌上我的头，说不清是冲动还是气愤，我竟想和她大吵大叫。

“对不起，我不是别的意思。你很有才华，谁都想结识你……”她似乎很紧张地望着我，解释着。

“我明白”。其实我真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说出这三个字。其实我什么也不明白。

我的心一下子变得很乱。

五

从此再塑一个我！

委婉推辞诗社的活动，竭力回避薛傲的邀请。理由很充分：考试、测验……

心情却总难平静，但我知道，“悲哀的秘诀就是你有闲暇思索你是否快乐”，于是，我拼命忙碌！忙碌中躲避着“狂野”的一切成员。